

唐文粹

第二
八
冊

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吳興姚 鉉纂

古文庚 總一十五首

符命

貞符 柳宗元

論兵二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析微十二

帝王所尚問 李翱 漢武山呼 羅隱

子高之讓

蒙叟遺意 詰鳳 陳黯

登華旨 沈顏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貶所量移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

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尙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卽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鬪怒震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歐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

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
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
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
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
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
乃克建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爲世也以非德不樹
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
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顙典
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
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
譎闕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
庸賢濯夷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臣妾乃下取虺蛇上
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踊
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

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珥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駿乎無以譏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爲清氣疎爲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極斯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析抵拘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祖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威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慄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敏發謹飭歲丁大浸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友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

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見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
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
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
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法
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
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廟郊文之
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
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
慎于饗沸炎以滌殄厥凶德乃馭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
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賦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
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
之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冥鑒于仁神之曷依
宜仁之歸濮沿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

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戶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肩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肩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冀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啗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幽州今河北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尙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荆
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鄣魏武舉官渡三分天
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
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入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
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
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
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
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
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
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
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潁迴轉顛倒
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
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
自卑穴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
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
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
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
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
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
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
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
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
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
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
如不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
爲之計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

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

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

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

一百五十里並屬衛州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

馳入成阜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

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田弘正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

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

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

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

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

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

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

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

侵族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書趙復振下博敗社趙復振館陶敗李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旣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裴公鄂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爲寇土數十百萬並爲諸衛將軍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教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

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

凡有四百七十四府

三時耕稼穡種未一時

治武騎劒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

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

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閒戎臣兵伍未

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

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

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

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雲南大石國

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

燃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者居

內則篡

卓莽曹馬

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

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
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驚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
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
復無慷慨感概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教者則撓削
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固不爲寇其陰泥
黠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
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
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
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
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
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
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
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尙問

李翱

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尙忠也非尙敬與文也
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
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
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湯之
政敬武王之政尙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尙忠矣湯
居武王之時則尙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尙忠
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
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
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
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
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尙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
所尙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
也不可休而作爲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慄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

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淬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詰鳳

陳黯

嘗得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爲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絢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徊翔无間邪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節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

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
爲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
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
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
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
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
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佯然楊雄亦慕仲
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
教邪且已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
言可欺也哉

登華旨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
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
曰吁是不論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